



有戏之城 多彩唐尧

——翼城县文化旅游产业美丽绽放

通讯员 李苗佳

“翼城历山·历法之源”花落唐尧，“花满翼城”十二朵梅花惊艳亮相，“翔深古会”“大美历山·休闲翼城”等系列特色文旅节庆活动精彩纷呈……近年来，翼城县委、县政府坚持把文化旅游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，坚持“景区开发提档升级、乡村旅游同步发力、精品线路形成引领、配套功能日臻完善”的全域旅游发展目标，努力打造历史文化旅游名县这一靓丽名片。

一个好规划引领

翼城文物遗存众多、旅游资源丰富，目前县内共有不可移动文物1029处，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、市县级216处。比较知名的文保单位就有古城木石四牌坊、武池乔泽庙元代舞楼、西阎四圣宫、南撤东岳庙、天马曲村遗址、霸国遗址等，还有“中国历法之源”的历山等五座历史文化名山。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，成为摆在县委、县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。

为此，翼城县委、县政府对全县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整合、统一规划，着力破解拘于一格、小打小闹的困局。站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历史高度，以面向全

省、全国的宽广视野来审视翼城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，瞄准全省一流、乃至全国一流，对全县文化旅游资源进行顶层设计，高点定位、高位谋划。聘请了国内一流团体北京博雅方略集团，精心打造《翼城县全域旅游规划》，全面分析翼城县全域旅游发展的政策机遇、基础条件、资源优势、市场基础、产业基础，明确发展优势与制约因素，确定了翼城县全域旅游发展的总体定位、发展战略主要任务与实现途径；同时重点从完善翼城各主要景区的硬件设施做起，努力打造符合“吃、住、行、游、购、娱”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度假景区。

有了全域旅游规划的强力支撑，翼城县委、县政府明确了全县发展全域旅游的总体思路和战略布局，核心内容就是“一轴两翼四支撑，三个线路八循环”，即以历山为龙头，集全全县之力打造第一条精品旅游线路；以城内古城和大河口考古遗址公园为“两翼”，以翔山、绵山、河上公德山和佛爷山为支撑，以东向晋城、西向临汾、南向运城“三个线路”与周边旅游景区对接，以八条循环旅游公路串联县内各个景点。

同时，积极向外推荐翼城的历史文化资源，寻求合作伙伴，县四套班子领导

多次到上海、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太原等地参加旅游推介会，按照“谁投资、谁经营、谁受益”的原则，进行招商引资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兴办旅游的积极性，构建多元化的旅游发展投入机制。通过多方努力，总投资10.6亿元的重点文化旅游项目——河上功德山旅游开发目前正在加紧建设中。

一条旅游路带动

翼城历山舜王坪旅游公路是全省十三五期间第一条农村旅游公路，总投资1.4亿元，全长42.6公里。这条路还未完全建成通车之时，就得到了诸多摄影爱好者和自驾达人的青睐。从空中俯瞰，舜王坪旅游路如同一条玉带，盘旋环绕在巍峨群山之中，在云蒸雾绕里缓缓伸向远方，直至白云深处的人间仙境。

这条路连起了“晋国源头”的南梁镇和“历法之源”的翼城历山，也由此形成了“翔深古会”和“大美历山·休闲翼城”两大文化旅游主打品牌。今年正式通车后，使得游客前往历山的车程和时间都大为缩短，为翼城历山景区的开发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也为偏僻一隅的西阎镇发展乡村旅游带来了无限生机。该镇党委副书记程乐云认为，旅游路的通

车，不仅仅带动旅游业发展，更带动了地方经济。香菇、松子、木耳、核桃等特色山货都销售一空。旅游路沿线的堡子村和曹公村投入资金400余万元，建成虞舜康养种植专业合作社、山耳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两大香菇基地，规模达到40万棒，年利润近200万元，带动当地20余户群众致富。泉头村有舜王谷、万年石潭、舜王池等自然景观，更有享有鸟中凤凰的红腹锦鸡、勺鸡、红嘴蓝雀等珍贵野生鸟类。旅游路修通后，他们提出了打造全国知名摄影基地的目标，来自北京、河北、河南、广东等十余个省市的众多摄影新闻闻讯前来，泉头村、西阎镇、翼城县随着红腹锦鸡飞向全国、声名远播。

同时，翼城县各机关、学校、企业、社会团体等，多次举办了旅游路徒步、骑行等活动，让公路本身也成为景区的一道风景线。目前，骑行线、步行线、停车观景台、景观走廊、驿站、停车场、古迹遗址、公共艺术、卫生间等旅游公路设施配套工作正在加紧进行。

翼城县委副书记、县长高贤贤介绍说，要想唱好文旅融合这台大戏，做精做强全域旅游，交通发展就是重头戏。翼城县将充分发挥区位优势，计划在三年内再完成总里程192.4公里的10条旅游公

路的建设，通过旅游公路的连接布点，使翼城旅游公路形成一个便捷的网络，将全县主要的旅游景区、景点都串联起来。

一项战略性支柱产业

今年4月20日至5月1日，第二届翼城县“翔深古会”成功举办。短短12天共接待游客40多万人次，直接经济收益4000多万元。期间，为助力全省旅发大会在临汾举办，翼城县人民政府与山西卫视联合举办了“花满翼城”大型戏曲演唱会，邀请来自全国11个剧种的13位梅花奖得主登台亮相，取得了轰动性效果，打造了将传统庙会与电视传媒融合、具有独特文化属性的旅游品牌，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。

围绕翼城历山被国家气象部门命名为“历法之源”这一契机，以华北绿肺、康养胜地为主打，举办了“大美历山，休闲翼城”文化旅游活动。内容涵盖“大美历山”摄影大赛、“著名作家看历山——翼城行”主题采风、刘黑故里在翼城暨中华龙文化溯源研讨会、舜王谷徒步涉水越野、户外休闲野营、非遗节目和民俗展演，以及翼城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展销、特色小吃展销、全域旅游项目招商推介等活动，全力打响翼城历山文化旅游品牌，进一步提升翼城全域旅游形象，为全国游客提供一个休闲度假、康养静心的清凉世界。

在两大活动的示范带动下，翼城县各乡镇先后举办了王庄弃里后稷农耕文化旅游节、里砦北续桃花音乐节、闫村游学体验活动、唐兴城内古城文化旅游节、古绵山“德孝”文化旅游节、尧底生态保护区连翘赏花节、南唐樱桃文化旅游节、隆化史伯文化旅游美食节、佛爷山庙会、桥上德孝文化节暨刘氏宗亲文化旅游节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“2+10”文化旅游活动，全县文化旅游呈现出“乡乡有节庆、月月有活动”的喜人态势，全域旅游“共建共享”理念获得了人民群众高度认同。

翼城县委书记杨春权说，全域旅游是绿色产业，是无烟的GDP。我们将狠抓全域旅游发展，打造转型升级的“加速器”。充分挖掘“晋文化”“和文化”“翼城，一个有戏的地方”“历法之源”“翘果油树之乡”以及众多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古村落的优势，不断加大翼城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推介力度，积极引导县内企业投身发展文旅产业，打造具有翼城特色的精品旅游带和旅游片区，让全域旅游成为翼城的靓丽名片。

清雅秀逸之美



御园小景



牡丹静韵



花间



山间人家



山水小品



三个贵州人

勾皴点染，笔墨生韵；浓淡相宜，妙生意趣……魏晋华的画作，恬淡素雅，清灵明秀。无论是花卉图，还是山水小品都丰腴秀润、韵味十足，给人一种澄澈宁静的感觉。

魏晋华，1963年生人，从小热爱绘画艺术，尤其衷情中国画，并在名师指导下对国画的画法、着色、技巧等有了较深的研究。2014年，魏晋华入中央美术学院“中国画笔墨与形式语言研究”高研班进修学习，师从当代著名国画艺术家杨声教授。受教于中央美院名师，她系统学习了山水、花鸟、人物画的专业技法，掌握了中国画笔墨与形式语言的理论知识，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风，使绘画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。在绘画中，她深悟到要把自然界中的精粹融于意境美，并通过现代意识来体现中国画的感受。

2016年6月，魏晋华的作品《水墨人体》(牡丹图)参加了由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举办的“形影声色·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研修班师生作品展”，并在潍坊参加了当地的《风向标》画展，受到当地媒体好评。今年，她随导师杨声赴山东采风写生，画技又有精进。 记者 孙宗林文

在历史中遇见临汾

孙宗林

人海茫茫，遇见是一种缘分；史海钩沉，遇见则是一种幸运。

近读“中国通史”，我在历史中一次次与临汾相遇，只是它的名字多半为“古唐国”“河东平阳”等旧时称谓；一次次与这片土地孕育的名人先贤不期而遇，兴奋与亲切之情溢于言表。

从历史深处走来，我在曲沃乔山仰望黄帝依稀的背影，在襄汾陶寺叩首协和万邦的帝尧，在翼城历山感佩躬耕乡野的虞舜…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南歌脚时，我目睹了霸王文的征尘未洗，也聆听了乐圣师旷的怀古琴音，还接受了“后圣”荀子的循循劝学……旌旗猎猎，我目睹卫青、霍去病远征，铁蹄铮铮的大汉强音在耳畔响起；黄沙漫

卷，我挥手西行求法的高僧法显，一串跋涉陆海丝绸之路的坚实脚印呈现在眼前……

历史就是这般眷顾临汾，把灿若繁星的文物留在了文史典籍里、留在了人类文明的记忆里，也留下了俯拾即是的历史遗迹。一路走来，遇到了太多太多的熟悉面孔，也与太多太多的历史事件擦肩而过，竟让我一时词穷，难以一一表达倾慕或是感慨。

久远深邃的历史沉淀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。生于斯、长于斯，交相辉映的根祖文化、尧文化、晋文化等等，涵养了今天临汾人的文化底蕴，亦成为这座古都名城建设“文化强市”的底气所在。前两天，读到《文化临汾》一篇题目

《法显故里探究》的文章，倍感自豪之余却也生出了些许遗憾。法显，这位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使者，在近年我国提出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构想以来，已然已成为一种跨越文明、贯穿古今的文化符号，而法显故里争议的存在也是事实。上述这篇争议的文章，对古籍所载“释法显，姓龚，平阳武阳人”中的“武阳”所在地进行了辨析，论点归纳起来大致是“法显故里不在襄垣，而襄汾‘襄陵基本具备法显出生地的四个条件’”，可以说引经据典，言之凿凿。令人颇感尴尬的是，当我在搜索栏键入相关内容时，跳入眼帘的竟是满屏与“襄垣”有关的信息。在百度百科、360百科，“法显”与“法显法师”两个词条的释义中，对“平阳郡武

阳”的注释则前后不一——前者注为“今山西临汾”，后者注为“今山西省襄垣县”。想到这些年襄垣全力打造“法显故里，仙堂佛国”文化旅游新品牌的应运而生，即便我们有“法显纪念馆”，以及今年9月份开馆的“法显文化馆”，依然相形见绌。

或许法显大师会尴尬地笑笑？也许是我过于孤陋寡闻？面对网络词条里的自相矛盾，我的内心五味杂陈。万幸，对于在历史中遇到的另两位历史名人——卫青、霍去病的故里是几无争议的，这对曾经驰骋大漠草原、为汉武帝立下赫赫战功的勇将，一个来自尧都区刘村镇青城村，一个出自刘村镇高堆村。可是，除了一组“大汉雄风”雕塑落地市区街头，他们还远未

融入今天的城市文化，成为城市名片，也没有达到妇孺皆知的程度，更遑论“名将故里”在国内产生影响。

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，文化是一种潜在资源。历史在学术层面的厘清，有助于文化资源的挖掘。然而，文化要发挥造福一方的功用，没有坐享其成那样的好事。这些年，依托介子推背母藏身故事而来的介休绵山旅游搞得红红火火，以至于令翼城学者对“古绵山”有理有据的争辩声微。一部陈凯歌导演的《赵氏孤儿》电影，让观众周知了孟县藏山，却也让原本振振有词的丁陶知识分子如鲠在喉。究其原因，我们要么重视不够而先机旁落，要么行动迟缓而错失良机，大好的文化资源无奈拱手让人。

文化资源的适度开发，既要不得急功近利，也要不得不思进取。在文旅融合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，矢志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战略性支柱产业的今天，我们无须“西门庆故里”之争式的自取其辱，也无须“花果山何在”之争式的牵强附会，但如珍珠般散落域内的遍地文化资源不开发、不利用，终究只是废纸堆里几行生硬的文字，或是埋于地底下的几处冰冷的遗迹。这两年，我所接触的一些临汾籍文史专家、文化学者，无不热切地希望文化软实力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，希冀不负历史的青睐。

在历史中遇见临汾，我们找到了自信与自豪。让历史关照今天，显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